

墨子校注

四

吳毓江校注

墨子校注

卷卷之之
九八

獨立出版社印行

墨子校注卷之八

吳毓江校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孫云淮南子汜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讀尊也漢書載文志亦同顧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自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力正義詳節葬下篇諸侯力征注畢云正同征孫云

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强得正也

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

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

弟兄縣弟弟作兄弟

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

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

畢云舊說亂字據下文增案實隱本有亂字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率徑

王樹枏云呂覽仲夏退嗜慾注云退止也退從良故義亦訓止謂止阻無罪人于道路率徑之中也率當爲術聲之誤後漢書馮衍傳注云術路也道路率徑四字一義孫云率徑當讀爲術徑率聲一與

尤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連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律連氣者也連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案退疑當讀爲追記檀弓女子其中追然

如不勝衣釋文追本作退戰國策策楚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追一作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退慎子亦作退是其例追逐也言以兵刃毒藥水火追逐無罪人于道路術徑

者並作由此始吳鈔本由作以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

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訓暴畢本作暴訓舊本並作罰暴今據乙畢云借本實尚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借與皆通

吳云借若王以爲借字之誤非也古人自有複語耳上文並作由此始亦複語也案史記張釋之傳有知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亦有如與假令複用則夫天下豈亂哉今

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之下畢以意增人字王云畢補非也之字涉下句而衍

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陸本茅本疑是疑閣本堂策檻本無作然言

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不明察此者也下不字各本作

以蘇云下以字當作不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有與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王樹枏云當作不可不明察此者也以爲二字衍下以字乃不字之誤非攻篇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此者也節葬篇故當若非葬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而齊篇故當齊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句法與此皆一例案蘇王校下以字作不是也今依改

察已

上下文察上有明字

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

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

吳鈔本亡作無孫云亡古無字

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亡

請惑聞之見之

王云請同誠惑同或

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

王云舊說則必以下九字今據下文及非命篇補

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

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

上之字疑本茅本疑抄閣本堂策監本並錯於問鬼之下

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

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何可錯出義皆可通

今孰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

之物者

四庫本下作地

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

吳鈔本鬼神下有之字道藏本唐本鬼神作神鬼

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

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案漢書郊祀志願注及宋本蜀本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並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

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二年必使吾君知之其

三年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俞云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孫云宋本表本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宋明道本國語問語章注引

周春秋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四十六年崩則殺杜伯當在四十四年通鑑外紀載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

。案搜神記作經三年餘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上田字諸本作用吳鈔本作舍四庫本作田與

畢本向畢云章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案隱引俱無圃下田字顏師古注漢書有俞云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豐鎗以鄧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圃有圃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孫云周語

云杜伯射王於鄧章注云鄧鄧京也周禮職方氏鄭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鄧在西都圃田在東都相去殊遠又章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田明道本圃作圃史記封禪書案隱周本紀正義所引並與章同論衡死僞

篇云周宣王將田于圃則漢唐舊讀並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為圃田荀子玉篇篇揚注引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於圃田與牧聲轉字通疑即鄧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圃田為圃田似可為俞讀左證近胡承

琪亦謂此即圃田而謂國語鄧即鄧京以爲鄧京之誤其說亦可通。案宋本蜀本御覽八十五引作宣王圃於圃田從人滿野又三百七十一作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又八百八十三作宣王田於圃見杜伯漢書郊祀

志願注所引與御覽八百八十三全文相同惟圃下多一田字據顏注則御覽圃下當脫田字決苑珠林怨苦篇引孫田於甫田從人滿野又實則篇引願之推寃魂志作遊於圃田從人滿野皆可為俞讀左證孫引論衡死僞篇文

周字宋本論作固與明道本國語注合史記魏世家秦七攻魏五入固從數千人滿野畢云太平

中索隱云固即圃田圃田鄭載據此則古書中或言圃田或言圃其地一也實引作車徒

滿野節文俞云從乃徒字之誤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孫云俞校近是但此當以徒數千日中杜伯乘

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車上射之各本作射入畢云文選注引作射之孫云之字是也

今依 中心折脊殪車中孫云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殪仆也伏弢而死畢云弢太平御覽引作轂一引作伏弓女義同國語周語韋注曰杜國伯奔陶唐氏

之使孫云弢史記索隱文選注引並作弢與今本同論衡死偽篇作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

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孫云國語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自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注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教之春秋以感勸其

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管子法法篇故春秋

之記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

此史通又云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 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識其子識陸本茅本實

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閣本堂策監本陳本四庫本作 日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誅諸本作

警畢云說文云警戒也譏異文 詳錄少閣本陳本作祥實曆本李本作 若此之憚懣也舊本無也字之下文並作其字通畢云說文曰懣猶文

作誅今從作誅畢本亦據後文改誅 案速之繼文孫云懣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懣側林切急

疾也。僧與釋通易豫朋盜寶釋文云寶鄭云速也。李作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

舊本無也字

昔者鄭穆公

畢云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公作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公作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公作穆公

也。玉燭寶典引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卽此文論新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輩無心墨家之役。墨子相見諸道。墨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又無形篇云傳言秦穆公

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封開福侯應亦云秦穆當晝日中處乎廟

吳鈔本當有

作書字通

神入門而左鳥身

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戴云脫人面二字

左四字宋本蜀本御覽八百七十二引與本書同又八百八十二引作有神入門身鳥素服

素服三絕

孫云三絕無義當作玄純素衣玄純蓋卽深衣采純明與凶服異也

面狀正方

秋山云正方一作方正畢云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孫云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

刻本太平廣記作面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

奔諸本作奔今從之奔字同

神曰無奔

畢本作神

引無懼畢云鳥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日字一本作神曰二字王樹枏云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作穆公乃懼神曰無奔

神曰無奔今據寶晉書本等增神曰二字據占經及御覽增無奔二字國語晉語曰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句注與此同

帝享女明德

吳鈔本女作汝宋本蜀本御覽兩引並作汝御覽八百八十二引享

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予道藏本唐本茅本作字通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名字舊本並脫畢本補明字畢云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鬼部二

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孫云楚辭靈遊供興祖補注引亦作名王樹枏云開元占經引作公問神名神曰句芒。案宋本蜀本御覽八百八十二引作敢問神名今據補名字曰予

爲句芒占經及御覽八百七十二引曰上並有神字孫云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句芒增元五祀之本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

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畢云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年也孫云

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僞篇作趙簡公並該惟訂鬼篇作燕簡公與此同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訂鬼書虛死僞作莊子儀莊子儀曰

吾君王殺我而不辜孫云簡公時燕尚未稱王此王字疑後人所加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本李本堂策臨本則本作無亦縣本陳本作則

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秋山云期一作明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

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燕之有祖

當齊之稷王引之云當猶如也又齊之下校曾有字。案此句疑本作當齊之有社社字獨立成義非以社稷連文也左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杜注云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孔疏云魯

語說此事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墨云聚民於社觀戎器也左襄二
十四年傳稱楚子使遺啓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社下皆無稷字可證
宋之有桑林 孫云淮南子脩務訓

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為雲雨故禱之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
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所奉也。案桑林為宋歷史上勝州故為望祀聚眾之所
楚

之有雲夢也 孫云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夢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孫云周禮州長鄭注曰云屬猶合也聚也

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孫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卒當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則殺莊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三年北燕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為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共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殊不合未可知孰是論衡

死為篇云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儀起於道左執形杖而揮之斃於車下與此小異疑象平它書 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

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舊本無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作言

其慳慳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

昔者宋文君鮑之時 吳鈔本君作公孫云論衡祀義篇云宋公鮑之身有疾 有臣曰祈觀辜 顧云論衡訂鬼作宋夜姑孫云字書

固嘗從事於厲 史記生云固乃辜之異文而與合之論衡祀篇篇作辜將事於厲者厲云厲公厲秦

無語字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祈當朝祝之謂祝即周祝大小祝也禮辜疑亦夜姑之謂

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楫出與言曰祿舊本作梓楫諸本作梓楫秋山云梓一作楫今從一本作楫下同畢云梓

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祿之俞切呪詛也又晉注言神馮公視子而言也孫云祿祿祠之異文說文謂部云祠祿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牲牲馬鄭注云祠讀如伏誅之誅今祿大字也畢以祿為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事

已是祝則祿子不當復為祝竊疑當是巫巫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之祿子猶楚辭謂巫為靈觀事是何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楫近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楫而與之言又云舉楫而楫之楫與楫之俗

珪璧之不滿度量珪舊本作陸誤論衡祀義篇曰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

肥畢云全謂師色與陸同春秋冬夏選失時春秋多夏陸本茅本寶曆本李本縣少閣本堂策監本陳本四庫本作春夏秋冬孫云蓋言祭廣失其常時選當讀為饌之饌

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觀幸曰鮑幼弱在荷繡之中畢云荷與何同黃書注李奇云繡絡

也以繡布為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即今之小兒繡也居丈反孫云繡吳鈔本作繡繡正字繡借字說文衣部云繡負兒衣也呂氏春秋明禮篇云道多保繡高注云繡小兒被也繡繡格上細也孫爽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繡保繡繡

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案荷繡畢說可通又疑當為葆繡荷葆形近而誤論衡祀義篇作鮑身尚幼在襦繡文雖小異襦繡字尚不誤可據以訂正葆繡猶繡葆也鮑幼

弱任葆繡之中與成王少在強葆之中語法正類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繡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孫云此蓋墨子傳聞之誤官臣觀幸特為之

孫云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祿子舉楫而橐之高吳鈔本縣少閣本作橐四庫本作橐秋山云橐一作橐畢云橐同敲孫云橐疑當讀為橐同齊民

于河衛官臣僭杜注云守官之臣

明鬼下

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鼓之釋文云鼓說文作設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日擊擊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猶也案今本設文支部橫作搗。案鄭黨黨並意敲之聲借玉篇曰敲擊頭也或作敲又曰敲擊也楫

者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有若山之楫高注云楫林木也本齊魯同篇曰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答之其鄰家瘞之之父舉木而擊之此舉楫而棄之猶彼言舉木而擊之也論衡祀章篇作虞鬼舉楫而培之文小異而義同

壇上

論衡作斃於壇下

當是時

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案寶曆本李本堂策監本四庫本並有時字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

畢本遺者下注云舊脫此字一本有。案遺下舊本並有者字

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

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慤也

也字諸本無寶曆本有與畢本同

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

吳鈔本惟何唯

昔者齊莊君之臣

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臣字據本平

御覽事類賦增。案蜀本補宋鈔本御覽九百二引君作公

有所謂王里國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微者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

作機下同。案蜀本補宋鈔本御覽引微作機下同

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

經云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

齊君由

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

猶縣也開本陳本作由畢云由與猶同故兩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其器作匪其猶

周官小行人其停逆暴亂作屬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

恐失有罪乃使二人共一羊

二諸本作之縣也開本陳本作二今

從之畢云太平御覽 盟齊之神社 畢云事類賦無神字係云周禮司盟云有獻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此

所云與禮合。案蜀本補 二子許諾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泚洫 吳云泚者潤之借字管子小稱篇滿者泫尹知章注泫虛

也廣雅泫欲並訓阮是泫泫即泫欲左昭 撫羊而灑其血 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灑當爲灑字之誤標字書無此字王引

之云搗卽剗字也廣雅曰剗剗剗也吳語自剗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 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於客前賈逵曰剗剗也作剗者或耳耳洪說同

宋鈔本御覽亦 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 蜀本補宋鈔本御覽引中里微作終里微 羊起而觸之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羊上有祭字畢

云事類賦引 折其腳 折中里微之腳 祧神之而稟之 上之字縣少閣本關文陳本無祧神猶上文之祧子社神馮於巫之身謂之祧神也上之字科也言祧神往而

也 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畢云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

有神疑 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盟矢不以其請者 諸盟矢各本作請品先畢云品當爲盟下

請當爲情王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上請字當爲諸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 鬼神之神

誅至若此其潛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

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

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母人即天志上篇所謂林谷幽澗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義幽閒母人正指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

與深谿相複

施行不可以不董

顯云爾雅董正也秋山云董疑董字之訛董併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

見有鬼神視之

見猶顯也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

請情通用下同

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

士君子於天下

士字各本脫孫云高疑當作尙下又脫士字尙士即上士也下文云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即遺家此文。案孫校增士字是也今依增高字不謂

高士即上士衆變下篇高士凡數見

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

孫云有讀爲又衆之疑當依上文作衆人下同

子墨子曰

畢云舊脫墨子

二字以意增

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

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

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

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

孫云非攻下篇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

曰使親者受

內祀

孫云受內祀謂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也郊特牲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三氏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而立文王廟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疏者

受外祀

孫云此謂異姓之國祭山川四望之屬祭說周賜魯重祭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

故武王必以鬼神

爲有是故攻殷誅紂

誅紂本作伐紂並作誅今改正

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

分哉

吳鈔本祭作祀

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

補遺藏本吳鈔本陸本唐本茅本李本堂策監本四庫本作爲

故聖王其賞也必

於祖

孫云故當爲古下文古聖王古者聖王文屢見可證

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

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江聲云分之均謂顯賞平均聽之中謂斷臬允當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

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

句

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

曰諸本作

日蘇軾問本陳本作國實曆本作仲曰今從之孫云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至祖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熱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劉逢祿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指也

必

擇木之脩茂者

脩吳鈔本茅本堂策監本陳本四庫本作修

立以爲蔽位

劉逢祿云蔽位社也王云蔽與義同位當爲社字之譌也急就篇祠祀社稷義臘奉義一

本作茂韻師古曰豈謂草木之蔚之乎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蔽社也秦策恆思有神義高注曰神祠叢樹也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篇曰聞其叢社大祠大立聚次四曰率羊示

丁叢社皆其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蔽社承上擇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衆隨引此作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發寧作義則不誤也又耕註

篇而視於禁社禁社乃社之與魯亦與義同洪云史記陳涉世家案墨子作義位載即義子義位謂義社之軌孫王說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家國社義勿伐社義義社也。案位似非誤字論衡明零篇曰社報生萬物之功立義為直主心之義又曰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劉逢祿云祝太祝宗伯也

擇六畜之腍肥倅毛腍上腍下有腍字係以腍本勝字關文陳本無今條之細紋與畢云粹字以爲

犧牲珪璧琮璜畢云璜當作璜一本如此。案諸本作璜璜係以關本陳本稱財為度度係以關本

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禮自雲觀道藏本雙鑑樓道藏本並作體誤日

本宮內省道藏本作體不誤係云逸周書經匡篇云成年穀足實祭以盛年饗畢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

神而後人者此也故字實看本加一外口縣以關本關文陳本無王樹枏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係云故讀為問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王樹枏云必先

下疑脫鬼神二字係云選讀為異說文人都云饗具也廣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

不與昔聚羣性陸本茅本賈賸本李本縣以關本堂策賸本陳本四庫本作性係云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聚聚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

教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其務鬼

神厚矣

其務二字各本不重曹案重今從之王云爲下當有有字

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

世子孫

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德祖答臨瀛侯牋李注引作以其所獲曹子建求自試表引作以其功隨士衡長歌行引作以其所行

曰獲曰功曰行均似約舉魯問篇文畢引以校訂此文未審

咸恐其腐蠹絕滅

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後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也

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

吳鈔本有不能字通

能敬藉以取羊

潛本羊作災誤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藉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

故先王之書聖人

王云此下脫二字或

當云聖人之言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

吳鈔本有作又王云有與又同秋山說同

此其

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

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

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

畢云重有重下當有亦何書三字衍文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體

案王校未允此爲孰無鬼者之言上文爲墨家之言二者相反慎無猶誠無也

亦何書有之哉

有之畢本作之有舊本並作有之今據乙子墨子